

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

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先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誠之後母生兒字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鶴雀旦旦以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善治百病河間王患癥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曰王瘦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鱗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是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娉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雲笈七籙卷之一百八

雲笈七籙卷之一百九

甘九

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而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帝下爲庶民。昔我南遊乎澗澗之野北息乎沉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鴻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記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教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教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之遠不亦悲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無人盧教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毅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

沈文泰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

沈文泰

年益命之道服之有効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翛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柏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蹕

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達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十人。

###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無輕因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沈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能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所在也。

###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乃得仙去。

###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識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銅於白犬犬即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能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

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力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服丹弟子姓屢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見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奧旨矣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還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答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

老命遣仙官下來迎之侍郎傅廷白鹿卑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著羽衣持節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讀遂戴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共見之不知何

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子弟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乃分佈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後四百餘年永遠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懷喜曰聞先人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老君老君東向坐左右羲不得謝但嘿坐而已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

大如雞子購五寸還羲去曰汝還民間治百姓之疾病者若欲來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倉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者矣

### 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村人計之已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廊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八百驅使任意適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惜而今正爾當奈汝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人紙之公房令三婢試之八百又曰婢試不能使疾愈若得君故應愈耳公房即自試之八百言君試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試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試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刀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棗二枚

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志心

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故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

###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宿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強後欲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竊憂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耶曰實愁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遂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犇車阿以脚置車下轔其骨皆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腳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

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葛篇召當去遂不復還

### 王達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識河洛之要遂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

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微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疝萬倍仕宦高達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上衣裳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

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

###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竈中過耳告以

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覩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至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綵帶効黃色少鬢長短中人也乘羽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

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来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彼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觀願未即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年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綠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廊皆金盤玉杯鋪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内外摩脯而行之如行枯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爲

陵陸平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姊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未來便以擲之視以墮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狡猾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淳釀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相聞求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手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年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綠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廊皆金盤玉杯鋪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内外摩脯而行之如行枯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爲

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教杜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得此瓜以縱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忽謂其瓜可縱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有千道白言

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字麻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起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數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見其閉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炁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爲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火樹生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

藏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起張天效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悉復故博每作火有他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已身不霑乃能使從己者數百人皆不霑舞於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病疾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力入其中去初故見

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耳後入林濾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戴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死轉近矣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焉絕

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炁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鞋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深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

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破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

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炁剛躁志節

疏畧至於遊宴聲炁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旣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綰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養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更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霧丹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

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烹禁之道藥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導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炁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晚乃計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九鼎大要惟付王長後得趙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初到門不通使罵辱

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遣升於草中守稻驅獸暮遣美女詐言達行過寄宿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未去遂留數日頗以姿容調升升終不失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遺金四十餘餅升趨過不取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搏之持其衣服但不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我道士也少不履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

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烹禁之道誑言未得直升即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賣之於他交更賣而歸亦不說之第六試遣升守別田穀有一人來乞食衣不蔽形面目塵垢身體瘡痏臭惡可憎升爲之動容即解衣衣之以私糧爲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有桃樹大如臂生石壁下臨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樹大有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以道要在時伏而窺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還謝不能得唯升一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我死於谷中矣師有教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桃樹上足不蹉跌取桃滿懷而石壁峭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於是一一擲上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枚餘二枚陵食一留一以待升於是陵乃臨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臂不加長如撮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向餘一桃與升食畢陵曰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足

不蹉跎吾今欲試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諫言不可唯趙升王長不言陵遂自投不得桃

上不知陵所在四方則皆連天下則無底住

無道路莫不驚咄唯升長二人默然無聲良

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投於不測之谷

吾等何心自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墮陵前見

陵坐局脚玉牀斗帳中見升長笑曰吾知汝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投二人道要

樂巴

樂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詣與

相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巴曰聞

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巴曰唯唯即平坐却

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巴而聞壁

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巴耳後入朝

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醉態酒

至又不飲即西南嘆之有司奏巴大不恭詔

以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謾人

爲臣立生廟今日耆老皆入臣廟不得即委

嘆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令驛馬書問

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雨自東北來滅之而有酒氣焉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草三卷論變化之

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

物洽闡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

扛鼎舉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矣自無

駐衰之術貴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不

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

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

之士誠欲市馬者以致驥騎師郭生以招群

衆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

就令無益亦不作損云何限之遲見嫌擇若

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

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化爲十五童子靈芝

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竦馳以白王王

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机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材少好道德蜀鍊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賴貞懿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淳薄抱情不暢遠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懷屏營不知所措唯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以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據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寒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陵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樵入水不濕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轉徙萬物陵嶽移行宮室一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琉璃乘

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  
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  
有効還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甘十

卷一百一十

洞仙傳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鼎神丹得道著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鍊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

經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日中巾入天門

呼長精神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

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

之道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采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濬

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為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璫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  
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己死之人  
但骸骨存者以符授之即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  
法授龔叔達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治昇鈐經得仙

九源丈人

茅濬字初成咸陽南闢人也即東鄉司命君  
盈之高祖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  
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  
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  
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日